



老陈在废品站工作了十几年,他不会说话,只负责分拣金属,分好后装袋,等人过来拉走。

他住在废品站后面的棚子里,每月工资两千四。棚子是他自己搭的,铁皮墙、石棉瓦顶,里面有一张床、一个煤炉,还有一个水缸。墙上挂着一把断了弦的二胡,琴筒简了,用铁丝箍着。还有一架破旧的电子琴,上面贴着纸条,标注着能用的健位。最显眼的是一支铜喇叭,喇叭口瘪了一块,被擦得锃亮。

这些东西都是老陈从废品里挑拣出来的。二胡是从一个拆迁户的旧家具里翻出来的;电子琴是琴行倒闭,整批当垃圾处理时带回来的,喇叭是一个红白喜事乐队解散,乐器论斤卖时,他花八十块钱买下的。他不会演奏,收集这些,只是因为喜欢这些乐器发出的不同声音。分拣金属的时候,铜掉在地上是一种声音,铁是另一种,铝又不同。他靠声音分辨材质,根本不用看。时间长了,他对声音敏感起来,觉得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形状。

2019年春天,他开始在棚子里摆弄这些乐器。二胡的弦断了,他就用铁丝代替,发出的声音像是在锯木头。电子琴的键不响,他拆开检查,发现是电路板受潮,用吹风机吹干后,还真有五个键恢复了。喇叭虽瘪了一块儿,但不影响吹,只是音准差些。他不会吹喇叭,吹出的声音很难听,像驴叫。废品站的人听到了,都笑他,他装听不见,继续吹。三个月后,他竟能吹出完整的音阶了。半年后,他能吹《东方红》的前四句了。废品站的站长老周问他,你学这个干什么?老陈比划,玩。老周说,吵死了。老陈就走到废品站外面,站在路边吹。路人看他,他不管,继续吹。有人扔过来几个硬币,他不要,指指废品站,意思是他有工作,不是乞丐。

2020年夏天,拉三轮的老张来找他。老张六十岁,以前在工厂里吹过笛子,工厂倒闭后去拉三轮讨生活。他说,听说你会吹喇叭,我会吹笛子,咱们合一个。老陈点点头。

他们在废品站的后院排练。老张吹笛子,老陈吹喇叭,合的是《茉莉花》。笛子清,喇叭闷,合不到一起。老陈放慢速度,等老张,老张加快速度,赶老陈。练了近两个月,终于能合上了。

之后,扫大街的刘姐也加入了。刘姐五十五岁,丈夫因工伤死了,她靠着扫大街供儿子上大学。她会唱歌,在公园唱,有人鼓掌,但没人给钱。老陈比划着,让她敲节奏。她找了个铁皮桶,翻过来,用两根木棍敲,声音大得很,盖过了笛子和喇叭的声音。

送外卖的小王是最后一个加入的。他二十二岁,晚上送外卖,白天睡大觉。他路过废品站时,听到里面有音乐声,便

停下来听。老陈冲他招了招手,示意他进来。小王会弹电子琴,虽然琴是破的,但他知道哪几个键能用。他弹《友谊地久天长》,老陈吹喇叭,老张吹笛子,刘姐敲桶。声音很乱,但还算完整。

他们每周六晚上排练。废品站的后院有盏昏黄的灯,他们就在这盏灯下演奏,从八点点到十点,曲目只有四首:《东方红》《茉莉花》《友谊地久天长》和《送别》。老陈的喇叭进步最快,他已经学会吹滑音了,虽然不准,但有

哑巴的喇叭



赵清华

味道。有邻居投诉他们太吵,警察来了,看到是几个老头,老太太,没说什么就走了。

2021年春天,有人把他们的排练视频发到了网上。路人拍了三十秒,配文,废品站交响乐。视频火了,有人评论说感动,有人说扰民,有人问他们是不是专业演员作秀。

记者来采访。老陈躲进棚子,不敢出来。老张和刘姐应付记者,说他们不是乐队,就是自己瞎玩。记者问他们有什么愿望,刘姐说,想有个不会吵到别人的地方。记者又问老陈,老陈比划,记者不懂,老张翻译:他想吹一次真正的喇叭,不是瘪的。报道发出来,真有人捐了一支崭新的喇叭,黄铜的,没有瘪。老陈收到后,吹了一声,声音很亮,他吓了一跳。试了几次,反而吹不准了。新喇叭的音准太好,他习惯了旧喇叭的偏差,改不过来了。他把新喇叭挂在墙上,继续吹日的。捐赠的人不解,问记者,记者问老张,老张又问老陈。老陈比划了半天,老张明白了,翻译给记者:旧的喇叭有皱纹,声音也有皱纹,他习惯了。

2022年,街道规划,废品站要拆迁。通知下来,限期一个月搬迁。老陈的棚子属于违章建筑,必须拆。乐器可以带走,但没地方放。老周的新废品站是一个仓库,没有后院,没地方排练。

最后一场演出定在拆迁的前一天。他们在废品站门口,从晚上七点一直吹到九点。依旧是老陈吹喇叭,老张吹笛子,刘姐敲桶,小王弹电子琴,曲目还是四首,重复了三次。围观的人很多,有人录像,有人鼓掌,有人扔钱。老周拿来一个纸箱,把收到的钱装进去,一共三百多块。他提议四个人分,老陈不要,老张不要,刘姐不要,小王拿了五十,说用来买烟。剩下的钱,老周说,那就吃顿散伙饭。他们在路边找了家烧烤摊,边吃边喝啤酒。老陈不能喝,他只吃羊肉串,吃了二十多串。

将我攫住。我购来强力驱蚊喷雾,戴上口罩,对新房进行无死角喷洒。汲取童年筒子楼处处漏风的教训,我还为所有窗户加装了细密纱网,封堵了所有可能的缝隙。

此刻,这只盘踞在吊灯上的蚊子,该如何处置?断不可空手扑扇,亦不能徒手擒拿。我疾步至阳台取来电蚊拍,屏息瞄准。估摸着精准一击即可,务求一击毙命。不料,“啪”一声轻爆后,那蚊子“嗡——”地疾射向卧室,以惊人的速度遁入幽暗角落。我尾随追击,它猛地腾飞,一头撞向墙壁,“啪嗒”一声坠落地毯,六脚朝天徒劳挣扎。母亲曾言,蚊子肚皮朝天,若无处借力,便无法翻身,只能等死。我轻轻跺脚试探,它纹丝不动。看来是真死了。我这才长舒一口气。

回到书柜旁,略作收拾,我忽然注意到,方才蚊子盘桓之处,正是我今夜阅读

的加缪的《局外人》。灰白的封面上,印着默尔索那张冷漠疏离的脸。这本书,我尚未读完。这只蚊子此刻造访,莫非是在提醒我正视内心那份被压抑的烦躁与冲动?抑或它自身亦怀揣好奇,想窥探小说中的人类异化的存在与现实

中一只蚊子的宿命,究竟有何不同?

(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)

踏上列车的那一刻,我的心并没有想象中那般激动,反而出乎意料地平静。从北京站上车的乘客并不多,我在下铺,安置好行李后便在走廊找了一处靠窗的座位看起书来。

读着李娟的《我的阿勒泰》,我就这样无限接近书里这片真实的地方。我从书里抬眸,旁边座椅上坐着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,背着双肩包,他对面则是一位有着小鹿般眼睛,脸颊略带羞怯的维吾尔族姑娘。那姑娘普通话讲得很慢,但声音很好听,而小伙子也跟着放慢了语速,两人时而缓缓道来,时而相视一笑。

那份腼腆的情愫能持续多久呢?我不得而知,但那又如何呢?并非所有的故事都必须有一个结尾,正如李娟在书里说的那样:去爱,去生活,去受伤。

火车穿过峡谷、平原与沙地,轰鸣声于傍晚戛然而止,也打断了我的思绪。盛夏的北疆,空气里已然透着些许凉意了。穿过乌鲁木齐车站的圆顶向远处望去,天山博格达峰的轮廓若隐若现。天很高,天际线一眼望不到尽头,仿佛身处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之上,人的心胸和视野也变得开阔了起来。

老张喝多了,说年轻时在工厂文工团,差点转正。刘姐说,我儿子毕业了,在另一个城市工作,让我过去,我没去。小王说,他送外卖赚了五万块钱,想开个琴行,卖二手琴。

老陈比划,喇叭怎么办。老张说,带走。老陈比划,没地方吹。老张说,去公园。老陈摇头,比划着,公园人多,这里没人。

拆迁那天,推土机来了。老陈把乐器装进编织袋。电子琴太重,他拆了键盘,只带走了电路板。喇叭他抱在怀里。二胡挂在墙上,他一时忘了。推土机推倒棚子的时候,二胡被埋在瓦砾里,他回去挖,挖出来一看,琴筒碎了,弦也断了。他坐在废墟上,默默地把二胡的碎片捡起来,装进了另一个袋子。

之后,老陈就回老家了。他的老家在三百公里外的一个村子里,家里有两间土房,是他弟弟住着。他把乐器都打包进了行李,带上了长途汽车,把喇叭抱在怀里,怕把它颠坏了。

三个月后,老周去看他,找到那个村子,问老陈住哪儿,村民指了指土房的方向。进了院子,看到老陈坐在一个小板凳上,正用一块抹布擦着那支旧喇叭。

老周问他,还吹吗?他指指耳朵,又指指心,意思是,在这里吹。他带老周去看埋葬乐器的地方。在院子后面的枇杷树下,他挖了一个坑,把二胡的碎片埋了进去。电子琴的电路板也埋了,还有铁皮桶。他说,新喇叭以后也要埋在这里。

老周问,那旧喇叭呢。他指指自己,意思是等他死了以后再埋。老周又问他,后悔吗?他摇了摇头,比划着,响过了。

那天晚上,老陈又吹起了喇叭,在院子里,声音传得很远。有邻居来看,是几个老人,坐在墙根听。曲目还是那四首,《东方红》《茉莉花》《友谊地久天长》《送别》。吹完,一个老人说,好听。老陈笑了。

其实老周这次来,是因为新仓库开工,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。他弟弟打电话给老周,说老陈留下话,把旧喇叭也埋了,新喇叭送给小王。他弟弟还说,老陈最后几天还在吹,吹不动长音,就吹短音,像鸟叫。

小王后来真开了个二手琴行,卖破电子琴和缺弦的二胡。他收下新喇叭,挂在琴行最显眼的地方,标价一万,不卖。小王说,之前有人出价五千,他没卖。有些东西响过,就够了。

埋了乐器的那棵枇杷树长大了,树下长出了棵小苗。老陈的弟弟说,是野生的,不知道是什么树。树下的土里,电子琴的电路板还在,铁皮桶锈成了红色,二胡的碎片和泥土混在一起,还有那支旧喇叭……

(作者系西藏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类专业24级本科生)

奶奶去世的那天,上初二的我正在学校考数学,做一元一次方程。监考老师过来敲我桌子,说你家里出事了,让我赶紧回去。

骑车往回走的时候,车链子掉了三次。每掉一次我就得下来一次,蹲在路边,把链条往齿轮上挂,手指头黑乎乎的,全是机油。

到了家门口,看见门大敞着,院子里站了好些人,有认识的,也有不认识的。他们看见我,自动让出一条路来。我爸站在堂屋门口,看见我说,你奶走了。他眼睛红了,但没哭。我说了声哦,然后进了屋。奶奶躺在床上,脸上盖着一张黄纸。

看完我就出来了,坐在院子里那个石墩子上,把手上的机油使劲往裤子上蹭,左边蹭完了蹭右边,怎么都蹭不干净。我想起奶奶给我洗沾了机油的手,拿丝瓜瓤子搓,搓得我两手通红,她说你看这丝瓜瓤子,跟沾了煤似的。

那时候是五月,豆角快下来了。奶奶爱吃豆角,焖面,加點五花肉,焖得烂烂的,拿蒜一拌。她牙口不好,上下总共没剩几颗,吃啥都得是烂烂的。

三月份住院的时候,她还跟我说,等之后豆角下来了,咱们就在家吃焖面。

我说:“奶奶,豆角啥时候都能吃。”

她说:“那不一样,得是架豆角,自家地里的的那种。”

奶奶好像一辈子都在等人。等我爷,爷爷是1958年走的,一直没回来;等我爸,我爸在外面打工,一年回来一趟;也等我,她说孙啊,你啥时候长大,长大了就懂事了。我说我现在就懂事。她笑,说那不行,太快了,奶还没活够呢。

现在我真长大了,她却走了。她住院那段时间瘦得只剩一把骨头,胳膊跟扫帚柄似的,皮包在骨头上,很松,一揪能揪起来老高,半天回不去。我去看她,她在病床上歪着,输液管子一截白一截黄的,手背上青一块紫一块。她说后背痒,让我给她挠背,我伸手进去摸,脊柱一节一节的,硌得我手疼。

她说:“奶是不是臭了?”

我说:“没有。”

她说:“你别骗我,我都闻见了,人老了就这样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,她又说:“我枕头底下有钱,你拿着,买冰棍吃。”我说我不要。她说:“你拿着,奶奶攒的。”然后凑到我耳朵边上,小声道:“别跟你爸讲。”说完她把眼睛闭上,像藏了什么好东西,心里美着。

我后来翻了翻,一共四百二十块,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手绢包着,上面绣着一朵荷花。

到现在,那些钱我都没舍得花,还夹在一本书里。

奶奶最后那几天老说胡话,有时候管我叫我爸的名字,说:“栓柱啊,你回来了,媳妇娶了没啊?”有时候又说地里该浇水了,豆角架还没搭。我坐在旁边听着,不知道该接哪一句,接哪一句都不对。后来有一次,她突然特别清醒,看着我我说:“你是小辉吧。”我说嗯。

她说:“奶要走了,你哭不哭?”我说:“我不知道。”

她说:“别哭,没啥好哭的,奶够活了。”她顿了顿,又说,“就是豆角还没吃上。”

我那天从医院出来,在门口买了碗凉皮,蹲在马路边吃。天快黑了,路灯亮起来,围了一圈飞虫。可能是辣子放多了,我被辣得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。卖凉皮的大姐

我骑着的骆驼忽然停下了脚步。身皆温润。停下,只为等候夕阳。

那一刻,我看着它,它看着落日。身侧不断有别的骆驼被牵引着,低头重复那日复一日的路线。我想,它此刻在想什么呢?它的目光所向,唯有远方。

夕阳终究落下了驼峰顶,天际渐灰。在老太太不断的催促下,骆驼终于起身。老太太拽着绳索,加快脚步向前。

到了终点,我下了骆驼,走到它面前,静静地看着。它目光深邃,神情安详。这一条人为划定的路线,是这里的骆驼一生所能抵达的最远的地方。它们的世界,没有绿杨芳草春风景,没有万顷波中一叶舟,只有方寸间的规矩与方圆。

而它一生中所能想象到的最美的风景,就是卧下来,静静地,等着夕阳,从驼峰顶落下。

老太太在旁边与一对情侣讨价还价,收了钱,她开心地带着他们走过来。骆驼艰难地起身,细长的腿在沙石间颤抖。我逃也似的跑开,将黯淡的夕阳抛在身后。

风起,我闭上眼,仿佛看到一望无际的沙漠深处,那只爱着落日的骆驼,慵懒地卧着,微微仰首,看向夕阳,眼角处似有朵冰花,悄然绽放。

(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博士)

我走向伊犁,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。伴随着耳机里的音乐,一条通往伊宁县的大路似画卷般缓缓铺陈开来。这条路独得夕阳偏爱,道路两侧漫山遍野被镀上一层金黄色的霞光,与山坡上吃着草儿,久久不肯离去的牛群与羊群相得益彰。

伊宁大道的风景被我不舍地夹在记忆中的一页,继续前行,便步入了闻名遐迩的空中草原那拉提。车子沿着盘旋又狭窄的山路不断向上驶去,急转弯道还未出现,眼前所见就只有蓝天。那拉提的山脊是厚重的苍绿色,与山坡上的嫩绿一起构成了一幅不可多得的美妙画卷。

返程途中虽然疲惫,但我的心灵却无比满足。我清晰地感受到,身体里某些被压抑已久的情感重新勇敢地破壳而出,日渐丰盈。在哈萨克语里,“我清楚地看见你”代表“我喜欢你”。对于我自己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?这趟旅程最重要的不是游览山水的览物之情,而是我学会了如何清楚地看见自己。

盛夏即将结束,或许未来等待我的仍旧是人生无尽的抉择,但从北疆归途的风中,我已经得到了那个想要的答案。

(作者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)

看了我一眼,说:“小伙子你没事吧?”我说没事,辣子呛的。然后我接着吃,眼泪掉进碗里,咸咸的。

办好事那几天我没哭。亲戚们来了,说这孩子心硬,是奶奶带大的,现在竟然一滴眼泪也不掉。我没搭理他们。我跪在那儿烧纸,纸灰飞起来,落在头发上、肩膀上。我爸蹲在门口抽烟,一根接一根。我俩谁也不说话。

后来收拾奶奶的东西,几件衣裳,一个收音机、一个针线盒,还找到一个塑料袋,里面装着去年晒的干豆角,我记得奶奶说过,要等我放暑假回来焖面吃……

我把那袋干豆角拿出来,搁在灶台上,愣了好一会儿,然后从里头抓了一把,放水泡上。我说奶啊,我给你焖面。

但是我不会,我把五花肉切得一场糊涂,面也和稀了,最后焖出来一锅黑乎乎的东西。我盛了一碗放在奶奶照片前面,摆正筷子,然后给自己也盛了一碗,坐在门槛上吃。

奶奶活着的时候不让我坐门槛,说坐门槛挡财路,我不听,现在没人管了,我想坐就坐。

吃第一口,我就吐了,太难吃了。我把碗放在地上,低着头,手捂着脸,肩膀一直抖,哭得很大声,把隔壁邻居都吓了一跳,跑过来拍门,问我咋了。我说没事,你们走吧。

我为什么哭呢?肯定不是因为奶奶死了。她死了,我早就知道了。我哭的是那碗焖面太难吃了,她要是活着,肯定要笑话我。说你看这娃,啥也不会,然后把我推到一边,自己上手,一边和面一边骂我。我还记得她骂我时的样子。

可奶奶来不了了啊,她躺在那张黄纸底下,手是凉的,不管发生什么,她都不会再吱声了。

到了七月,豆角下来了。院子里那几棵架豆角是奶奶春天时种的,她种的时候还说,等熟了就给小辉焖面吃。后来她住了院,豆角没人管,长得乱七八糟,有的缠到晾衣绳上,有的爬到了地上,但结得挺多,一串一串的。

我摘了一筐,放在厨房里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突然想起奶奶说过的话。

等豆角下来就好了。

豆角下来了。然后呢?她没告诉我然后,她大概也没想过然后。她只是给自己一个念想,一个往前的理由。等豆角下来了,等过年了,等孙子长大了……等了一辈子,等到最后,那个“好了”也没来。

奶奶最后那几个月,疼得整宿整宿地睡不着,但她从来说。她只是咬着牙,眼睛盯着天花板,偶尔问我几点了。我说三点。她说,那还早,然后闭上眼睛,过一会儿又睁开,又问我几点了。我说三点十五。她说,天咋还不亮呢。我跟她说,快了,快了。

其实我也不知道天什么时候亮,我只是觉得应该说快了,就跟她说豆角快下来了一样。

天总归会亮的,豆角总归会下来的。豆角的确下来了,她没骗我。

可她说等豆角下来,就好了。这是骗我的。

(作者系江苏大学农业机械专业23级本科生)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九一期
大学生作品专版

记忆中那张泛黄的高中合影上,少女眉眼弯弯。萧瑟猛然惊觉,自己竟已记不起她的名字。原来大学四年反复咀嚼的“刻骨铭心”,不过是象牙塔里的一场自我感动。

他忽然笑了,将衣物与记忆压进行李箱最底层。宿舍楼差不多空了,楼道里回荡着行李箱轮子碾过水泥地的声响,间或有几声仓促的告别,很快又被夏日的蝉鸣声吞没。

萧瑟的行李大多已打包,只剩书架顶层那点杂物。他蹬着椅子上去摸索,指腹蹭了一层薄灰。从一本旧书后,滑落一张纸。

是记忆中的一张合影。高中毕业那年,操场边上,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。他被几个哥们挤在中间,前排女生笑靥如花。他的目光却不受控制地黏在边缘一个穿蓝白校服的女生身上,她眉眼弯弯,正对着镜头比耶。

他心里咯噔一下。

那个曾让他晚自习走神,偷偷在日记本里写下半明半暗心事的女孩,那个他觉得高中时代最纯净的念想。李薇?还是张薇?还是……

记忆深处的几个名字在舌尖滚了滚,终究没形成确凿的音节。印象里那张模糊的脸,此刻竟还不如照片上这定格的身影清晰。原来这场青春的遗憾,竟早已在不知不觉中风干、褪色,连主角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了。

那林学姐呢?念头一转,心还是习惯性地一缩。每一次在图书馆“偶遇”时她抬头那抹浅笑,每一次他鼓起勇气凑上去说些无聊话题时,她轻轻蹙起的眉尖,冷淡的语气,还有她毕业离校那天,决绝离开的背影……

这些画面曾是他失眠夜里的单曲循环,一遍遍论证着天平两端的“她或许有过一点点心动”与“她根本不在意”。

可此刻,隔着四年光阴,隔着即将彻底告别的喧嚣,那尖锐的痛楚竟也变得模糊起来,像隔着毛玻璃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默剧。

他忽然觉得,自己像一头被关在象牙塔迷宫里的困兽,长久地、反复地舔舐着同一块伤疤,误以为这就是世上最深刻的疼痛,却不知塔外天地辽阔。

萧瑟回神,深吸了一口气。他低头,再次看了一眼照片上那个连名字都已想不起的姑娘,指尖一翻,将照片扣了过去。

他利落地爬下椅子,将照片塞进行李箱最底层,压在那本再没翻开过的厚重的专业书下面。拉链拉上的声音清脆而果决,像一道门落下,隔断了与过往的联结。

窗外,城市的轰鸣隐隐传来,像是奔涌向前的浪潮声。他直起身,走到窗边,推开窗,热风扑面,夹带着陌生的、充满活力的、真实的气息。

他忽然很想知道,在那个真实的世界里,自己究竟能成为一个怎样的人。胸腔里那颗习惯了被动、徘徊的心,

第一次主动地、有力地跳动起崭新的节奏。

(作者系四川音乐学院传媒系22级本科生)

意外造访的蚊子

李青曼



盛夏的北疆

王悦



我喜欢这样毫无目的地漫步在一座陌生的城市,和它渐渐相识、相知。街上穿着五彩斑斓民族服饰的人们,过街天桥下多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疆新水果,以及每那走几百米就会碰见的各式各样的馕饼店,眼前的一切令我感到一种心灵上的愉悦。远处传来的巴扬琴声似乎在我已有些生锈的心弦重新拨弄。还好,这一切并不算晚。

我曾无数次翻动手机里他人用相机记录下的赛里木湖,直到真正踏足至此,还是被眼前这难以形容的美所震撼。极目所至皆一片碧蓝,云彩如棉絮般层层堆叠在远处略有起伏的山峦之上,云下的湖水却不肯乖乖听话,不断掀起一波又一波浪花,冲击着岸边的礁石。

驼峰顶的夕阳

刘天禾